

橄榄文丛



华文出版社



东  
城

锣鼓

徐城北 著

# 京 城 锣 鼓

徐城北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城锣鼓/徐城北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8.5

(橄榄文丛)

ISBN 7-5075-0734-3

I. 京… II. 徐… III. ①杂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019 号

## **橄榄文丛 · 京城锣鼓**

---

著 者: 徐城北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海泓

封面设计: 李书英

版式设计: 赵培和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678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3 75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734-3/I·216

定 价: 15.00 元

---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橄榄文丛》编委会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     |     |     |     |     |     |
|-----|-----|-----|-----|-----|-----|
| 肖跃华 | 王 雷 | 郝立珍 | 刘成林 | 柴绍园 | 吴志实 |
| 秦柏功 | 魏 斌 | 许冬薇 | 伍 刚 | 许京生 |     |

## 目 录

### 古 都 磨 痕

|               |    |
|---------------|----|
| 北京的水网·····    | 3  |
| 皇天在上·····     | 6  |
| 潮润的前门·····    | 12 |
| 幌子、竖招和横匾····· | 15 |
| 前度刘郎今不见·····  | 20 |
| 全聚德后来居上·····  | 24 |
| 义和团一把火·····   | 27 |
| 橘枳之辩·····     | 30 |
| 新旧失衡·····     | 35 |
| 标识又从天外飞来····· | 38 |

### 精 萃 人 物

|                |    |
|----------------|----|
| 远看梅兰芳·····     | 45 |
| “这张飞妹妹了!”····· | 53 |

## 橄榄文丛·京城锣鼓

|                   |     |
|-------------------|-----|
| 鲜花永伴沈从文 .....     | 57  |
| 聂（绀弩）诗解读 .....    | 61  |
| 袁世海与海 .....       | 73  |
| 依然是谜 .....        | 79  |
| 今之古人翁偶虹 .....     | 86  |
| 有这样一个“小本本” .....  | 91  |
| 忍将性命殉国剧 .....     | 96  |
| 最后的士大夫——汪曾祺 ..... | 102 |

## 绝顶余辉

|                 |     |
|-----------------|-----|
| 古文化的亮光 .....    | 111 |
| 撒下围场 .....      | 114 |
| 在豫园看昆曲 .....    | 117 |
| 围墙的记忆 .....     | 120 |
| 西安古城墙上的遐思 ..... | 123 |
| 西山红叶好 .....     | 127 |
| 正宗“茶汤李” .....   | 131 |
| 美丽的人文景观 .....   | 134 |
| 光“余派”还不行 .....  | 138 |
| 说心象 .....       | 141 |

## 文心极品

|                    |     |
|--------------------|-----|
| “农家院落”与“立交桥” ..... | 149 |
|--------------------|-----|

## 橄榄文丛·京城锣鼓

|                    |     |
|--------------------|-----|
| 旧体诗歌与现代人·····      | 153 |
| 学问之“树”与学问之“林”····· | 159 |
| 自然景观与经济价值·····     | 164 |
| 快餐文化与文化快餐·····     | 168 |
| 孔庙桧与孔子·····        | 173 |
| 筠芝亭的“大园林艺术”·····   | 176 |
| 天砚的价值·····         | 179 |
| 闲说“不二斋”·····       | 182 |
| 尊重菊花的“人格”·····     | 186 |

## 梨园旧俗

|           |     |
|-----------|-----|
| 马前马后····· | 191 |
| 对戏偷戏····· | 196 |
| 独门独院····· | 201 |
| 包银戏份····· | 206 |
| 本戏折子····· | 210 |
| 应工反串····· | 214 |
| 搭班挑班····· | 217 |
| 抓哏改词····· | 222 |
| 手指叩膝····· | 226 |
| 先跪后拜····· | 230 |
| 排行呼唤····· | 235 |
| 封箱开台····· | 238 |
| 一题两做····· | 241 |
| 堂会票房····· | 246 |

## 他山之石

|                   |     |
|-------------------|-----|
| “拼”与“悟” .....     | 253 |
| “挂”文章与“写”文章 ..... | 256 |
| 盆景的随想 .....       | 258 |
| 盖叫天与假古董 .....     | 261 |
| 话剧也用女小生 .....     | 264 |
| 越剧与长寿 .....       | 266 |
| 漫画也有师傅 .....      | 268 |
| 接吻的诗化 .....       | 270 |
| 话说侯宝林待客 .....     | 273 |
| 园林、书法与现代人 .....   | 276 |
| 隔行当与跨剧种 .....     | 279 |
| “常座儿”与常人 .....    | 282 |
| 修养的配套 .....       | 285 |
| 靠着米囤挨饿 .....      | 288 |
| 后记 .....          | 290 |



# 古 都 磨 痕

北京，是北京人的故乡，也是一切外地人所景仰的地方。然而它既有光环，也有磨痕。本世纪以降，北京数度沧桑，变化尤大。每个人都在他最熟悉的那个领域，感受到磨痕赋予的感动和魅力。

余生也晚，只能从幼年肩负过的雨雪说起。





## 北 京 的 水 网

如今北京的气候很干燥,夏天没大雨,冬天没大雪。可我在幼年时,见到的雨雪还是很大的。记录大雨的儿歌唱道:“下雨了,冒泡儿了,王八戴上草帽儿了。”大雪则更多,下雪时阻塞交通,行路行车都不便,街中心经太阳一晒变得泥泞,晚间又冻成坚冰。雪一住,小户人家连忙上房扫雪,生怕雪把房子压塌。房上的雪在阳光中缓慢消融,水珠从阳面的瓦垅中“滴答”下来,阴面的则在房檐下冻成冰凌锥,几个月也化不了。

幼年间我住在西城白塔寺附近,那儿有一条大街叫做“沟沿儿”。既名“沟沿儿”,想必当年有过水沟,人们方能在“沿

儿”上行走、居住。可从我自幼有记忆时起,它就密布着飞扬的尘土。

我还走过老北京的前门,看见前门大街东面最有名的胡同鲜鱼口。在走过的那一刻,不免心底就萌生出问题:既名“鲜鱼”,有鱼且鲜,肯定得活生生游在河里才行。可望中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胡同,别说“河”了,连点水汽儿也不见。后来读正明斋史料,得知早年一家分号在“前门小桥路南”,听老人说,小桥就在鲜鱼口里边。再往后,又看到乾隆年间的北京地图:嗨!一条小河从前门东侧的护城河迤逦流向东南,正好穿经鲜鱼口……一位民俗专家告诉我,现在的大众戏院(当年叫华乐)和祥聚公食品店,恰巧“都在河里”。我猜测,当年之所以水大,或许北京遍布着一张水网,于是冬天下大雪,夏天下大雨。我猜对了,当年的北京果真有许多河——西城赵登禹路从南向北有一条河,就是我文章一开头提到的白塔寺附近的“沟沿儿”。当和平门还没开辟时,从六部口到虎坊桥也有一条河,水就从城墙低下由南向北流过去。此外在东城,从南小街向北小街,一直穿经现在的北京火车站,又有过一条河……

再往后,我又读到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著作,才知道北京历史上水网的取得,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命令熟悉古代典章并且具有筑城经验的汉族学者刘秉忠,进行规划设计,摆脱水源不足的金代旧城另建新城。刘秉忠和他的一个学生,即长于天文历算和水利工程的郭守敬共同合作,从1267年开始,直到1285年,才把新城连同它的运河系统全部完成。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都城。以后到了明清,由于有了这个大的水网系统,城内的小河也才因势而生。可以说,那时的北京

是温润潮湿的。

就在明清时代的鲜鱼口,曾是有名的鞋帽大街,曾有过九家鞋店和七家(十一户)帽店。其时民谣云:“过新年,换新貌,大姑娘要花儿,小小子儿要炮,老太太要毡鞋,老头儿要毡帽。”更有来自关外的清朝贵族,需要大量的皮帽、毡帽。北京历史上其他民俗之盛兴,也各自有其成因。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北京历史上的那些小河,至少可以算做一种民俗兴旺的象征,清凉爽目,可愉可喜。这么讲自有根据,我50年代求学于北京三中。这是所老学校,位于赵登禹路西侧,离白塔寺、护国寺都不算远。下午两节课后,我和同学常常跑到庙会上溜一圈,吃一点豆汁、炸糕,再听两段评书,特别是一个叫做“小蜜蜂”的大鼓书艺人,专唱刘罗锅的故事。这里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在第一课堂,学到的是一些提炼过的知识;在第二课堂得到的,多是人际知识的土生形态,更耐咀嚼。两种知识既对立更互补,现在回忆起来,心头充满温馨,因为我们有过一个丰厚而有形的童年。从自然角度讲,那时北京早就没了河,庙会上尘土飞扬,但心头却得到了市井文化的滋润,心头自有清亮的小河流淌。

如今庙会早已荡然不见,我苦苦期盼着它的重生,更苦苦追寻着当年的水网。我希望北京民俗文化的“河水”能够重新流布全市,让市井文化的繁密水网,重新布满首都老少妇孺的心头。

## 皇 天 在 上

北京城实在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你老百姓无论住在哪儿,都时刻感受到自己围绕着那个浑厚和崇高的“中”。“中”是皇帝,是皇权,更是皇天。在“中”的两侧,左祖右社;在“中”的前后,前朝后市。老百姓无论东南西北,都是“中”的臣民。

“中”的权威何来?来自政权,来自军队,来自思想,也来自北京城构筑上的种种特点。当初,构筑北京城时选择过一个“中心台”,事实上它就是整个北京的中心点。当然,这个中心点得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有了这条中轴线,一切都以左右区分,文臣武将进入朝班不能打破这个秩序,种种仪轨由此

而生。

老百姓生活在“中”和种种仪轨的外边,但时刻不敢忽视皇帝的权威。在他们的心目和口头,就特别崇敬三皇五帝——这大约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在典籍中,三皇通常是指伏羲、女娲和神农(《风俗通》),五帝通常是指黄帝、颛顼(读音“专须”)、帝喾(读音“库”)、尧、舜(《史记》)。但老百姓(也包括京戏伶人)却未必知道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认”。试问在喏多臣民的视野里,谁是自己的“三皇”呢?如果有的话,他们又是谁呢?谁也说不上,但是能猜。您问“三皇”?梨园人知道自己的“老辈儿”——最有名的莫过于“前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和张二奎),梨园倘有“三皇”,不就该是他们老哥仨?再说“五帝”,梨园也没认真想过。但是硬“派”也容易,即使是“派”上个“十八罗汉”、“七十二真人”什么的,也是手到擒来!

其实,从内心尊崇“三皇五帝”但又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谁,乃是梨园一种真实的心态。梨园人不太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儿”。皇帝说不准,皇权却是能间接感受到的,因为皇帝不会直接管理自己,其中横亘着许多中间的阶层。既然皇帝说不准,皇权又只能间接接触到,所以对于老百姓和京剧伶人来说,最高最大最权威的事物,就只能是皇天了。你无论站在北京城的哪个方向和哪个位置,只要一抬头,就可以望见那湛湛青天,由之你便能想象出红墙黄瓦,想象出金銮殿和金交椅的威严。于是你就会颤栗,你就会小心翼翼做你分内之事,你就不会产生非分之想……最后,你就只能成为皇天之下的一个忠实的臣民。

梨园好“讲古”。这“皇天”之下,产生过多少的英雄豪杰!

京剧舞台上扮演过的难道还少么？这更使京剧的演员和观众增加了一种朦胧的尊崇。其实，说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老哥仨是“三皇五帝”乃是一时“抖机灵”而冒犯了皇家的威严，事实上说他们老三位是“位列三台”（三公）才更合适。戏台上常这么说，其实“三台”（“三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儿”，大多数人还是说不准。他们太老了也太早了，他们都站在云霄上边，都是“九九八十一天”中的神圣，太高也太远了。其实近处云彩下边也有“三台”或者“三公”，那是师爷乃至师傅眼睁睁亲见过的，并且给咱们也唠叨了许多年，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这样的“三台”“三公”更真实也更牢靠。比如为首的那一位，不妨就认作谭鑫培。——怎么？您说您没现场就近“听”过他，那您总“听”过他的孙子谭富英吧？富英的嗓子那叫好！富英的儿子元寿，扮演过电影《沙家浜》中的郭建光，这您肯定“见”过了吧？据说谭门这位老祖有一出《击鼓骂曹》，唱且不说，只说其中的击鼓，那鼓点敲得可是真好！为什么好呢？据说和他在手里的抓挠儿——那根鼓槌子有关。是紫檀木的，掂起来有分量，挨手的地方还刻了花纹儿。老谭去世后，这鼓槌子传到富英手里；富英每唱此戏，每当把鼓槌子握在手里，都能感受到乃祖的体温。再往后，元寿不动这出戏了，搁着也是搁着，就把鼓槌子送给香港一位老生名票。前不久，元寿的一个学生去香港演出，元寿作为剧团的艺术顾问同行。这学生要在香港公演《击鼓骂曹》，元寿就在演出的前一天，领着学生去“拜”那位名票，同时又把那根鼓槌子暂时“请回来”。次晚，这学生手持这根老谭用过的鼓槌子，心里有根儿有气儿，演唱比平时明显要好。第二天香港报纸有文刊出，讲是老谭的仙气儿附体，才使这学生有了长进。谭门老祖能让自己当

年的一个小道具,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在距北京千山万水的戏园子里,发挥出如此神秘难言的作用——难道还够不上“位列三台”么?

在谭之下,该说说谭的义子杨小楼了。他是公认的国剧宗师和武生泰斗,离今人就更近了。只讲他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儿:有朋友来他家,一呆就坐住了,该吃中饭时客人要走,他拉客人一块吃炸酱面。家里人从后边给他盛出一大碗,他呼噜呼噜吃完,随手把空碗向身后一递——怎么那么巧,刚巧就有一个晚辈空手在他身后等着。这情景,很像杨老板在舞台上的开打,上下手跟他之间要衔接得风雨不透。只见他头也不回地说:“问问后边——我够了么?”您听您看,这一问有多妙!——自己够不够,要让“后边”来说!肚子难道没长在自己身上?可如果您换一个角度,这事儿也不难理解。因为像杨小楼这样的大名伶,前后左右为了“招呼”他而存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他只需花时间和精力过问自己艺术上的事儿就行了,至于这些生活琐事他从不苛求,向来是“后边说什么就什么”。大约也只有那些本行上“没什么”的人,才会把气“泄”到家下人等的头上。您说,像杨老板这样“大而化之”的人,难道还不够“位列三台”?

再有,就是鼎鼎大名的梅兰芳,他离今天就更近了。也只说他在抗战中的一件小事。当时梅家住在上海马思南路,家境比从前要困难,但也不短钱花。他花钱有个特点,总把磨损的烂票儿先花出去,新票则留下来,理得整整齐齐,再用报纸包好放在抽屉里。家里本来不让他“掺乎”买东西的事儿——如果外传出去,让戏迷知道“梅老板对居家过日子还得操心”的话,我们当家属的岂不羞死?话是这么说,可梅依然对怎么